

史記斟證

—

王叔岷 撰



王叔岷著作集

中華書局

王叔岷著作集

史記斠證

一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史記斟證/王叔岷撰. —北京:中華書局,2007.7

(王叔岷著作集)

ISBN 978-7-101-05632-7

I: 史… II: 王… III: 史記-校勘 IV: K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50057 號

本書原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現由該所授權中華書局印行大陸版。

圖字:01-2007-1816 號

責任編輯:焦雅君

王叔岷著作集

史記斟證

(全五冊)

王叔岷 撰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00×1000 毫米 1/16·224 印張·340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冊 定價:580.00 元

ISBN 978-7-101-05632-7

王叔岷著作集出版說明

王叔岷先生，號慕廬，一九一四年生，四川簡陽人。幼習詩書，及長，喜讀莊子、史記、陶淵明集，兼習古琴。一九三五年，就讀於四川大學中文系，一九四一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傅斯年、湯用彤先生。後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四九年後，出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一九六三年後，先後任教於新加坡大學、臺灣大學、馬來西亞大學、新加坡南洋大學等校。一九八四年，自中研院史語所及臺灣大學中文系退休，仍擔任史語所兼任研究員及中國文哲所籌備處諮詢委員。

王叔岷先生治學，由斟讎入義理，兼好詞章，尤精研先秦諸子，遍校先秦漢晉群籍，撰有專書近三十種，論文二百餘篇，是海內外廣受推崇的斟讎名家。限於各種條件，王叔岷先生的著作在大陸已難於覓得。為滿足學術界研究之急需，承蒙王叔岷先生及其女公子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王國璵教授慨允，並得到中研院史語所、中國文哲所及華正書局、藝文印書館、大安出版社、世界書局等機構的大力支持，將王叔岷先生此前出版的重要學術成果授權中華書局以著作集的形式，整體推出。在此，謹向王叔岷先生、王國璵教授及上述各機構，表示誠摯的謝意。

王叔岷著作集所選擇使用的版本，根據初版日期，依次如下：

諸子斲證，世界書局，一九六四年四月初版。

斟讎學（補訂本），史語所專刊之三十七，一九五九年八月初版，一九九五年六月修訂一版。

劉子集證，史語所專刊之四十四，一九六一年八月初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再版。

陶淵明詩箋證稿，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一月初版。

世說新語補正，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文心雕龍綴補，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顏氏家訓斲注，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五年九月初版。

莊學管窺，藝文印書館，一九七八年三月初版。

慕廬演講稿，藝文印書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初版。

史記斲證（全十冊），史語所專刊之七十八，一九八三年十月初版。

校讎學別錄，華正書局，一九八七年五月初版。

莊子校詮（全三冊），史語所專刊之八十八，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版，一九九四年二月再版。

慕廬雜著，華正書局，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版。

古籍虛字廣義，華正書局，一九九〇年四月初版。

先秦道法思想講稿，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二，一九九二年五月初版。

鍾嶸詩品箋證稿，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一，一九九四年三月初版。

列仙傳校箋，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七，一九九五年四月初版。

左傳考校，文哲所中國文哲專刊之十四，一九九八年四月初版。

慕廬雜稿，大安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二月初版。

共計十九種三十冊。自一九六四年諸子斲證出版，至二〇〇一年慕廬雜稿問世，時隔近四十年，各書體例不一，標點各異，本次結集，除王叔岷先生親筆校改之處、明顯因排版導致的衍、誤、錯字及紀年、標錢不清之處，予以必要的改正外，其餘基本保持原貌。

爲便於讀者使用，在徵得王叔岷先生同意後，將慕廬雜著、慕廬演講稿、慕廬雜稿、世說新語補正、文心雕龍綴補、顏氏家訓斲注彙編成慕廬論學集，油印本呂氏春秋校補亦予以收錄，彙編後的慕廬論學集擬分二冊。

另外，原莊子校詮的附錄部分、諸子斲證附錄淮南子與莊子、先秦道法思想講稿附錄黃老考，歸入莊學管窺；劉子集證原版以雙行夾注排版，爲便於閱讀，改爲單行，標點按通行規範重新標加，不加專名錢。華正書局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曾出版王叔岷先生的回憶錄慕廬憶往，此次不收入著作集中，將單行出版。原慕廬雜稿所收傅斯年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恭述所憶、整理先君耀卿公遺稿記及其附錄王國璽教授所撰淡泊名利之外，謹守規矩之中——我的父親王叔岷等三篇文章亦歸入慕廬憶往。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七年三月

王叔岷著作集書目

諸子斟證

莊子校詮(全二冊)

莊學管窺

左傳考校

先秦道法思想講稿

史記斟證(全五冊)

列仙傳校箋

陶淵明詩箋證稿

鍾嶸詩品箋證稿

劉子集證

斟讎學(補訂本) 校讎學別錄

古籍虛字廣義

慕廬論學集(一) 慕廬演講稿 慕廬雜著 慕廬雜稿

慕廬論學集(二) 呂氏春秋校補 世說新語補正 文心雕龍綴補 顏氏家訓
斟注

斟證史記十七年（代序）

壹、引 言

莊子、史記、陶淵明集，是我年輕時就最喜歡讀的三部書。我寫得不夠成熟的莊子校釋和相當繁瑣的陶淵明詩箋證稿，已經先後流傳於學術界。史記這部大書，我還在繼續下功夫，希望我所研究的成果，對學術界的同好稍有用處。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那時我剛十二歲，隨著先父寓居成都，先父白天在他和朋友創辦的女子中學教書，晚間教我的詩文。文章中選讀史記項羽本紀、留侯世家、伯夷列傳、信陵君列傳、淮陰侯列傳及游俠列傳諸篇，並練習圈點，用的是蜀刻大字本。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史記這部書。我喜歡司馬遷行文的雄奇變化，寓意的深遠曲折。我十四歲進中學時，教師也教史記，用的是史記菁華本，沒甚麼意思。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我就讀四川大學中文系，有位李炳英先生，談到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這部書，這部書資料豐富，最可貴的是補充張守節正義一千多條。李先生命高班同學把這些佚文過錄出來，印成一本專書，名為史記正義佚文，當時我還買了一本，但關於史記會注考證卻沒有見到。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我進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因為校釋莊子，收輯有關資料，參考史記會注考證，發現一些可以補充、修訂的問題。一九四九年初，我追隨傅故校長斯年先生到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書，

傅先生特別邀聘在學術上有成就而又熱心的教師教大一國文，他選定教孟子和史記。他爲甚麼選定教這兩部書？我想，傅先生高昂磅礴的氣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很相近。傅先生學問的淵博，見解的特出，文筆的雄奇，跟司馬遷很相近。因此，不期然而然的選這兩部書作大一教材。那時我教史記，參考好些直接間接的資料，經常有些新發現，有些新的意見。臺大圖書館珍藏影印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兩厚冊，其中有敦煌殘本史記三篇，即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及伯夷列傳，爲史記會注考證所未收。字句與現今各傳本頗有出入，往往一字千金，如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關於『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句，從沒有人懷疑過。我們想，伯夷逃去，叔齊也逃去，各逃各的，怎麼兩弟兄隨後又在一起，同隱於首陽山呢？我們看，敦煌本『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這句，逃字作追，這就對了，伯夷逃去，叔齊追他，隨後自然就一起隱居了。太平御覽卷五百十四引這句話，逃字也作追，可以證明，到北宋時還有作追的本子。追字作逃，是涉上句『逃去』而誤的。這三篇敦煌殘本，一字一句與今本出入處，我都詳細校過。一九五九年，我休假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問，經常在哈佛燕京學社的漢和圖書館看書，發現日本影印的古寫本史記文帝本紀、河渠書、酈食其陸賈列傳及張丞相列傳四篇，前三篇史記會注考證列在鈔本參考書目內，並且已經採用，但並未詳校。第四篇張丞相列傳根本未校過，卻列在參考書目內。因此，我把這四篇細心校錄，校錄的原稿，現在還保存。前面我述說的，不過是我注意史記這部書和收輯部分資料的一段經過，那時我已經存心要斟證史記，如何斟證，我漸漸已有一個構想。

貳、斟證史記的經過

我正式撰寫史記斟證，始於一九六五年一月，至三月二十四日，寫成史記斟證導論一篇，導論的內容包括：

壹、史記名稱探源

一、史記名稱見於載籍之始。二、史官記事之書通稱史記。三、司馬遷史記之本名。四、太史公書稱史記之始。

貳、近人整理史記成果。

一、張森楷史記新校注五稿十冊，六稿兩冊。二、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十冊。三、日本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九冊。四、陳槃讀史記世家綴錄一百三十九條。五、張以仁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八十八條。六、施之勉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考校甚多，頗見工苦。

叁、史記斟證。

一、字句整理。二、史實探索。三、陳言佐證。四、佚文輯錄。五、舊注斟補。

那時我在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書，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分出部分時間，完成這篇作為斟證史記基礎的導論。發表在一九六八年的史語所集刊第三十八本。以後我展轉在臺灣大學、馬來亞大學、南洋大學和最後一年（一九八〇—一九八一）在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執教，教書、指導，或處理系務及應付一切瑣事之暇，大部分心力都在繼續撰寫史記斟證。每年大約平均寫二十萬字，當然，其間也偶爾寫別的文章。一面寫，一面發表。寫得快，發表得慢。大都發表在史語所集刊，或中研院院刊、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只有朝鮮列傳斟證這篇，一九七二年發表在大韓國檀國大學東洋學研究所的東洋學第二輯，這是我應邀出席東洋學學會提出的一篇論文。關於史記斟證導論這篇，因為我寫斟證的經驗不斷增加，一九七一年七月四日，我又重加補訂，發表在南洋大學的南洋學報第五期。（上面所舉的導論內容，是參照補訂稿寫的。）斟證史記，從一九六五年一月寫導論開始，預期在今年年底全部脫稿，整整寫十七年。我做事總比預期快，八月十八日最後一篇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已經斟證完畢。寫完最後一句，了卻一大心願。

叁、斟證史記的次序

我斟證史記的次序，是先本紀，次世家，再次列傳，及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因

爲這三部分研究參考的學人比較多，先寫好發表，與人方便，自己也方便。所謂與人方便，是把自己研究的成果貢獻給別人。所謂自己也方便，如果自己的意見發表後有不妥不盡之處，別人提出來，自己也好補正。我們史語所的習慣很好，每組同仁要發表的文章，都得經過本組主持人審定，再經過講論會上的研討，然後才發表，當然就放心得多。記得我發表斟證的本紀及世家時，成功大學的施之勉先生也在發表他寫的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他經常在大陸雜誌發表，大陸雜誌是月刊，施先生每篇札記內容不多，他寫得快，發表也快。我寫的斟證，在史語所集刊或臺大文史哲學報發表，集刊和學報每年不易出刊一次，我寫的斟證每篇很長，但也寫得快，而發表却非常慢！施先生似乎又有意搶先，本來我有些篇數發表在他的札記之前，漸漸就落後了。不過，同樣研究一部書，先發表意見，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有些參考資料都收轉到了，你先發表，別人就不便再用。壞處是，別人的功力如果比你深，你發表的意見，往往給別人發現漏洞的機會。我已經發表的本紀、世家、列傳各篇斟證，向我索取抽印本的人很多，（施之勉先生也在索取。）有的我自己只保存一份了。太史公自序斟證是一九七八年六月十日脫稿的。然後繼續斟證八書，八書所以記述制度沿革的大概情形，（本日知錄二十六引朱鶴齡語。）內容繁富，牽涉問題太多，譬如天官書，我根本缺乏天文的常識，不得不借助於朱文鑫的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商務印書館發行），及高平子的史記天官書今註（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印行）。還有，我在馬來亞大學漢學系教學時的好友何丙郁教授，他精通天文，十多年前，他約我共同整理天官書，那時我正在斟證列傳，推到以後再說，但以後勞燕分飛，沒機會向他求得新知了！我雖然不懂天文，但對於天官書資料方面的印證，字句方面的校理，還是費了一番心血。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把八書中的最後一篇平準書斟證完畢，開始斟證十表，這是斟證史記的最後部分，十表貫穿日月，記述治亂興亡的大概情形，（亦本朱鶴齡語。）牽涉到全書，留在最後斟證，根據已詳細寫過的問題來寫，比較輕鬆；順便把過去寫的清理一遍，有不安不備之處，也好加以修訂。目前已經寫好的斟證，還有五六十萬字未發表。

肆、斟證史記的態度

司馬遷寫史記，對於他所愛憐的人，如魏公子無忌、項羽、韓信及游俠列傳中的郭解等，即使他們有被世俗之見認為不是處，司馬遷在字裏行間，往往為他們回護。但回護得不失公正。我對司馬遷博大精深的才學，非常崇拜；對他殘酷的遭遇，非常惋惜。我斟證史記的態度，遇到後人對史記有疑難處加以指責，我往往為司馬遷辯護。史記百卅篇，包羅萬象，不能無所疏失。然而因為流傳既久，很多錯誤，都是由於後人的傳鈔、刊刻甚至於妄改而來，譬如史記中常見的七、十兩個字，往往互誤，我發現有六十幾處之多。後人或說七誤為十，或說十誤為七，但不知其所以然。他們未進一步想，隸書是漢代的通行書，七字的隸書作十，橫筆長縱筆短，漢簡中的七字，很多都這樣寫。史記中的七字，原來也應該作十，（漢書中的七字，原來也是一樣。）後人傳鈔刊刻，便錯成橫縱並長的十字，因此，七、十兩字就往往互誤了。不過，像這類的問題，後人還不致於輕易歸咎於司馬遷，有時遇到一些大問題，如孔子世家：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子慎生鮒，……鮒弟子襄。……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

自『孔子生鯉，』計至『武生延年及安國，』可知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世孫。尚書序孔穎達疏引世家這段話，並且說：『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論語序邢昺疏也說：『史記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可見孔、邢二氏所見孔子世家關於孔子後代的記載，都跟現今的傳本相合，即孔安國是孔子的十一世孫。然而安國卻不是孔子的十一世孫，而是十世孫。問題出在世家這段話最後『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兩句。關於這兩句，梁玉繩的史記志疑說：

孔光傳：『忠生武及國，武生延年。』後序：『季中生武及子國（安國字）。』唐表：『忠二子武、安國，武生延年。』則史以安國為武子，誤也。

一、古注引書，於他書相關之字，往往改從本書。

如司馬相如傳：鷖鷖鷖鷖。

裴駰集解：『郭璞曰：鷖，鷖鷖也。』

案漢書司馬相如傳鷖作盧，郭璞注：『盧，盧鷖也。』集解引郭注兩盧字並作鷖，是依史文作鷖而改的。如果以為郭璞所見的漢傳也作鷖，那就錯了。

二、古注、類書引書，於兩書同見之文，往往引自較晚之書，而標時代較早之書名。

如太史公自序：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纂弑之誅，死罪之名。

梁玉繩志疑云：『必陷纂弑之誅，死罪之名。』後書儒林傳論注引史作『必陷纂弑誅死之罪。』豈誤以漢書爲史記邪？

案後漢書李賢注所引史記『必陷纂弑誅死之罪』句，是本於漢書司馬遷傳。據漢書而標史記之名，即據較晚之書而標較早之書名，這是古注引書的慣例，不是誤引。

又如御覽卷二百八十引史記曰：『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地，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隄中。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原注：大者謂橫身，小者謂徒屬。）不來，發兵加誅。」……』

所引這段記載很長，並見於史記、漢書田儼傳。標的書名是史記，其實引的是漢書。所附引的注，是顏師古注，更可證明。這也是類書引書，據較晚的書，而標較早的書名的慣例。類書引自漢書而標史記之名的例證很多，正好用來校理漢書，可惜王先謙寫漢書補注把這類資料都忽略了！

三、類書引書，於兩書同見之文，往往引自較早之書，而標較晚而習見之書名。

如御覽卷三百二八引史記曰：『齊使魯連爲書，以箭射之，遣燕將曰：「吾聞之，知者不背時而棄利，勇者不怯死而減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廢名減，後代無稱，非智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

戰國策齊第六、史記魯仲連傳都有這段記載，而御覽所引，與史記的字句較遠，與戰國策的字句最合。（藝文類聚卷二十五引這段記載，標題作齊魯仲連與燕將書，也本

於戰國策。但既不稱戰國策，也不稱史記。）實是本於戰國策。因參考戰國策的人較少，史記是習見之書，所以標史記之名。

四、類書引書，如兩書同載一事，往往兼引兩書之文。

如景宋本白帖卷六引史記曰：『衛宣公與伋子白旄，告盜曰：「見白旄，殺之。」壽子聞之，載其旌而往，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焉！」盜又殺之。』

案史記衛世家載此事，作『〔宣公〕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壽，太子異母弟也，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太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節引。）左傳桓公十六年也載此事，作『〔宣〕公使〔急子〕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亦節引。）很明顯，白帖所引，前半跟史記較合，後半跟左傳較合，而統稱為史記。一個故事，兼引兩書，而只標一個書名，這不是錯，這也是類書引書的慣例。

上面四條，是古注、類書引書的慣例。經過很多年的考慮，我才決定下來。如果了解，難免錯下判斷。把所引的資料辨別清楚，那些字句是屬於本書的，那些字句是屬於別的書的，不僅校理本書有用，校理別的書也頗有用處。

陸、斟證史記的甘苦

史記百卅篇，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太史公自序。）取材廣博，約可分為六類，一、經傳子史。二、騷賦風謠。三、雜書（奇聞異說、醫卜星相等）。四、檔案。五、傳聞。六、親見（遊歷及交游。）又以極雄厚的學養，極高超的眼光，極博大的才力，綜合貫穿而成書。可以說博極古今，包羅萬象。可稱為一切學問的學問，如史學、經學、諸子學、文學、醫學、政治、經濟、社會、民族、考古、天文、地理，及語言、訓詁、校勘等學，應有盡有。傅斯年先生曾說：『如果想以一人之力成史記之考證，是辦不到的。』（傅孟真先生集中編戊、史記研究參考品類。）史記自

三家注以後，校注方面成就最大的，當推清乾、嘉時代梁玉繩的史記志疑三十六卷，幾乎經歷二十年，五次易稿才寫定。（梁氏自序及錢大昕序。）其次是民國初張森楷的史記新校注稿二百六十六卷，歷時五十年，六次易稿才完成。（存稿有殘缺，詳楊家駱記史纂閣所藏張氏史記新校注稿二百六十六卷。）時賢施之勉的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成書時更名史記會注考證訂補，根據他先後發表的年月，大約也經歷十年的工苦。我自幼好讀史記，起初只計劃寫史記集證一部，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我在將出版的諸子斟證自序中有幾句話：『近正整理司馬遷史記，旁搜博采，創獲甚豐，擬於三數年內完成史記集證一部。』（諸子斟證於一九六四年四月由臺北世界書局出版。）當時我只是收集資料，以後資料越收越多，到一九六五年，我正式用史記斟證的名稱開始撰寫，問題越寫越多，下筆不能自休，竟至將寫滿十七年！每天教書、指導、應付瑣事之暇，便伏案撰寫，集中心力，不知厭倦，但一放下筆，就感到疲困不支了！經過一晚休息，第二天一有空，又繼續撰寫。有時學生有問題來見我，問我有沒有時間，我說：『你來我就有時間，你不來我就沒有時間。』於是先把學生的問題解決，再繼續寫。到了長假期間，朋友們都休息或旅遊去了，我卻以為我的時間到了，這是全屬於我的時間，更加倍利用，加倍寫斟證。就這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一年復一年地寫下去。我沒有時間把寫好的斟證稿多修改一次，寫完一篇，就留待發表，不像梁玉繩、張森楷他們的著作，經過五、六次易稿才寫定。我總覺得時間不夠，要趕快寫，加緊寫。不過，雖然我發表的各篇斟證都是初稿，我下筆時還是相當謹慎。因為我的才、學、識都有限，自然有些意見，難免不妥不安。如果說稍有成就，僅僅是在斟勘方面，以及牽涉經、史、子、集及其他雜書，解決若干考證問題。還有很多問題，不能不借重其他專家所研究的成果，或留待其他專家去探討。十七年來，我斟證史記的感受，也可說是斟證史記所領略到的甘苦，大約有三種：一、平淡無奇。經常解決一些普通問題，只是條一條地寫下去，雖然不感到沈悶，也不感到新鮮。二、興高采烈。有時解決前人不能解決或根本未注意到而又很重要的問題，比庖丁解牛後那種躊躇滿志還要得意。三、忍氣吞聲。有時一個問題，想了很久，都不能解決，要放棄，又捨不得。要清理，又沒頭緒。真是有『剪不斷，理還亂』之苦！沒奈何，只有再慢慢想了！這三種感受，我想，凡是下苦工研究學問的人都經歷過的，

不僅我斟證史記而已。

柒、結 語

我研究學問，是以愚自守，從不敢逞聰明。三四十年來，從事整理古書最笨重的工作，斟證史記，就費我十七年大部分的心力。不過是解決一些支離破碎的問題，這只是一種糟粕之學，對學術說不上有多大的貢獻。我在南洋大學教書時，每天斟證史記困倦了，晚上散散步，南大有個南大湖，湖畔疏疏落落的點綴幾朵睡蓮，我散步後坐在石磴上，欣賞睡蓮慢慢開放。記得一九七四年八月八日晚上七時許，我在南大湖邊口占一首絕句，題目是『喜看』：

斟證還書年復年，服知勤志毫毛顛。及時領略生生意，喜看秋湖出水蓮。

『服知勤志，』出於莊子，寓言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一般普通人不知如何『勤志服知，』我們知識分子經常在『勤志服知。』像孔子這樣大智慧的人，莊子認為已經超絕『勤志服知』了。我斟證史記十七年，不過是『勤志服知』而已。所謂『毫毛，』也本於莊子，列禦寇篇：『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我斟證史記，每天浸潤在書本中，勞形耗神，所得到的知識，不過如『毫毛』而已，甚至於如毫毛之顛而已。這是『小夫之知，』說不上甚麼。昔王念孫稱錢大昕的史記考異，『足爲司馬氏功臣。』（史記雜志序。）梁玉繩的史記志疑，也可當之無愧。我只是盡一己之心力，不敢自以爲是。希望後起之秀研究史記的，有更多更好的成就。

一九八一年八月卅一日脫稿於南港舊莊歷史語言研究所。

目 錄

斟證史記十七年(代序)	1
史記斟證導論(附斟證凡例)	1
史記斟證卷一 五帝本紀第一	25
史記斟證卷二 夏本紀第二	57
史記斟證卷三 殷本紀第三	77
史記斟證卷四 周本紀第四	113
史記斟證卷五 秦本紀第五	161
史記斟證卷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191
史記斟證卷七 項羽本紀第七	251
史記斟證卷八 高祖本紀第八	295
史記斟證卷九 呂后本紀第九	355
史記斟證卷十 孝文本紀第十	379